

追述中的 拷问

◎ 追述中的拷问 ◎

张抗抗 著

□□散文随笔是「自我独白」，是我与自己心灵的对话。也是二个真切感受着世间的痛苦和欢乐的生命个体二个热情地生活着、冷静地思索着的女人，用她坦诚率真的文字，写下的私人笔记。但愿读者能在这些文字中，看见我的喜悦、迷惘、虚静与忧思。□□



张抗抗文集

追述中 的拷问

■ 张抗抗 著

中国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述中的拷问 / 张抗抗著.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165-463-2

I. 追… II. 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0039 号

追述中的拷问

ZHUISHUZHONG DE KAO WEN

张抗抗 著

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甲 9 号 (100013)

发行部: 010-84252703 编辑部: 010-84252691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字数: 240 千 开本: 16 开 印张: 21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65-463-2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碎语唠叨说随笔



随笔：散文的一种。随手写来，不拘一格。中国宋代以后杂记、见闻也用此名。“五四”以来，随笔十分流行，形式多样，短小活泼，优秀的随笔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语言洗练、意味隽永为其特色。

发轫于“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义无反顾地融入思想解放的大潮中，作家们以文学投注社会、历史、时代的质疑与思考。而以大智慧、锐利锋芒面对现代语境者，惟随笔马首是瞻。

当不少人正儿八经地以文学的名义把有趣的世界弄成无聊的人间，将原本充满审美愉悦的活动搞得枯燥乏味的时候，很多充满忧患意识和强烈使命感的随笔大家，或金刚怒目、慷慨悲歌，或棱角隐含、重剑无锋，或微言大义、皮里阳秋，却都以血写的文字，锥心刺骨的表白，臧否忠奸善恶，激扬爱恨情仇。他们随笔的深邃和宽厚又构成另一种大境界，是远比创伤性的“愤怒”与“自怜”大得多的境界。

艺术的深度就是灵魂的高度。读精彩随笔，不仅开启一扇回眸历史、眺望人间的窗口，还可澡沐精神的尘埃、滋润饥渴的心田、刺伤情感的平庸、点燃理想的魅惑。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遗存。在文化多元交融的现实语境中，一代风流，几多绝妙文章。真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那一篇篇浸含着个人声音的随笔，或瞄准社会世相，直面人生，关注国运民瘼，为黎民黔首的困顿大声疾呼，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血性；或痛快冲破“言志”、“载道”的桎梏，向善求真，踔绝无羁地写人性、人情、人在宇宙时空的位置及命运；或违情越俗地写“内心世界”、“自我意识”。焦灼与苦闷、喧嚣与希

望，原本就是人生饶有意味的一页。

他们是面对消费时代的精神背景，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力求超越当下精神困境的精神殉道者；他们是具有尼采式的悲剧意识、昂首问天的现代屈原。从美学观念上看，他们又是崇真尚实的，修辞立其诚，是真、善、美的传播者。

读这些睿智哲思的文字，如同与智者奇遇，这里有灵光的闪烁，有魂魄的悸动，有神奇的魅惑，有无以言说的感动，还有灵魂的拷问。

文者，纹也。在文学大家的笔下，随笔有坚硬高大的思想骨架，又有人生丰饶的血肉。题材五花八门，形式千变万化。小题可以大做，大题也可做小，信手拈来，便成妙谛。格局不求一律，风范尽可自由，包罗统汇，构成随笔美文的大博览，成为人们精神家园的一隅、重要的知识构成和难忘的审美记忆。为传统文化承传续上一捧柴薪。

“中国当代文学大家随笔文丛”就是着眼于这些活跃文坛的随笔大家，遴选其最具人文承载的美文精品，七卷同时推出。幸赖这七位文坛大家、也是经年好友的悉心襄助，本套丛书遂顺利面世。两年前，我曾为一家出版社主编过十五卷本著名作家散文丛书，就因得到过他们热情的支持而顺利出版，颇受各界好评。如今再度合作，甚是愉快，并相信这套丛书也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此丛书出版之际，主编总要说点什么，遂写了几句浮浅的关于随笔的文字，不敢言序，赘语也算不上，叫碎语唠叨好些。离题谬误之处，方家哂之可也。

汪兆骞

丁亥年夏至北京抱独斋

■ 目录

第一辑：我忆

故乡在远方 / 2

红领巾、蓝领巾的故事 / 5

地上有字 / 10

雪天 / 15

没有春天 / 19

遗失的日记 / 22

故事以外的故事 / 31

雾天目 / 38

第二辑：我爱

我的节日 / 44

营造小窝 / 52

闲话稀粥 / 57

稀粥南北味 / 61

窗前的树 / 67

鲜木耳、野韭菜花、梧桐籽 / 70

说绿茶 / 73

苏醒中的母亲 / 79

第三辑：我记

防风神茶 / 86

东北文化中的俄罗斯情结 / 91

汉语魔方 / 97

看圣火怎样点燃 / 107

粮票“发掘友”陈新 / 110

虎啸——为虎代言 / 135

第四辑：我行

长城·公社·凯宾斯基 / 168

太阳岛赏析 / 177

废墟的记忆 / 184

柏林墙消失 / 190

感悟珍珠港 / 196

走过莺声地板 / 201

第五辑：我读

大写的“人”字 / 210

以思想悦己 / 215

可能 / 218

你对命运说：“不！” / 221

四季心灵 / 230

骑兵军飓风 / 235

追述中的拷问 /241

快乐的忧思 /244

读书的女人 /248

第六辑：我感

音乐之伴 /252

脚步辨人 /254

逝去的书信 /257

他人 /260

无法抚慰的岁月 /266

感恩与愧疚 /270

西施故里有感 /274

两性的极地 /278

性与女性 /281

打开自己那间屋的门窗 /288

第七辑：我思

老费的小屋 /296

欲哭无泪 /302

黄河之水游龙去 /310

遗墨摩挲泪几行 /313

怀念延老 /319

九思九叹九歌 /322

汪老赠画 /325

第一辑

我忆

故乡在远方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

几十年来，我漂泊无定，浪迹天涯。我走过田野城市，我到过许许多多地方。

我从哪里来？哪儿是我的故园我的家乡？

我不知道。

19岁那年我离开了杭州城，水光潋滟、山色空濛的西子湖畔是我的出生地。离杭州100里水路的江南小镇洛舍是我的外婆家。

然而，我只是杭州的一个过客，我的祖籍是广东新会。我长到30岁时，才同我的父母一起回过广东老家。老家有翡翠般的小河、密密的甘蔗林和神秘幽静的榕树岛，夕阳西下时，我看见大翅长脖的白鹳灰鹳急急盘旋回巢，巨大的榕树林上空遮天蔽日，鸟声盈盈，那就是闻名于世的小鸟天堂。新会县世为葵乡，小河碧绿的水波上，一串串细长的小船满载清香弥漫的葵叶，沉甸甸贴水而行，悠悠远去……

但老家于我，却已无故园的感觉。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也并不真正认识一个人。我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地道的家乡方言。我和我早年离家的父亲，犹如被放逐的弃儿，在陌生的乡音里，茫然寻找辨别着这块土地残留给自己的根性。

梦中常常出现的是江南的荷池莲塘。春天嫩绿的桑树地里透紫酸甜的桑葚儿，秋天金黄璀璨的柚子，冬天过年时挂满厅堂的酱肉粽子、鱼干，还有一锅喷香喷香的煮芋艿……

暑假寒假，坐小火轮去洛舍镇外婆家。镇东头有一座大石桥，夏天时许多光屁股的孩子，从桥墩上往河里跳水，那河连着烟波浩渺的洛舍漾，我曾经在桥下淘米，竹编的淘箩湿淋淋从水里拎起，珍珠般的白米上扑扑蹦蹦跳着一条小鱼儿……

而外婆早已过世了。外婆走时就带走了故乡。其实外婆外公也不是地道的浙江人氏。听说外婆的祖上是江苏丹阳人，不知何年移来德清洛舍。又听说洛舍是因早年此地曾有一支移民来自洛阳，洛阳人之舍，谓之洛舍。由此看来，外婆外公的祖籍也难以考证，我魂牵梦萦的江南小镇，又何为我的故乡？

所以对于我从小出生长大的杭州城，便有了一种隐隐的隔膜和猜疑。自然，我喜欢西湖的柔美和淡泊、喜欢植物园的绿草地和春天时香得醉人的含笑花、喜欢冬天时满山的翠竹和苍郁的香樟树……但它们只是我摇篮上的饰带和点缀，我欣赏它们赞美它们，但它们不属于我。每次我回杭州探望父母，在嘈杂喧闹的街巷里，自己身上那种从遥远的异地带来的“生人味”，总使我觉得同这里的温馨和湿润格格不入……

我究竟来自何方？

更多的时候，我会凝神默想着那遥远的冰雪之地，想起笼罩在雾霭中的幽蓝色的小兴安岭群山。踏着没膝深的雪地进山去，灌木林里尚未封冻的山泉一路叮咚欢歌，偶有暖泉顺坡溢流，便把低洼地的塔头墩子水晶一般封存，可窥见冰层下碧玉般的青草。山里无风的日子，静谧的柞树林中轻轻漫漫地飘着小清雪，落在头巾上不化，一会儿就亮晶晶地披了一肩，是雪女王送你的礼物。如闭上眼睛，能听见雪花亲吻着树叶的声音。那是我21岁的生命中，第一次发现原来落雪有声，如桑蚕啜叶、婴童吮乳，声声有情。

那时住帐篷，炉筒一夜夜燃着粗壮的木棒，隆隆如森林火仁、如垆场的牵引拖拉机轰响。时时还夹着山脚下传来的咔咔冰崩声……山林里的早晨宁静而妩媚，坡上的林梢一抹玫瑰红，淡紫色的炊烟缠绵缭绕，门前的白雪地上，又印上了夜里悄悄来过的不知

名的小动物一条条丝带般的脚印儿，细细辨认，如梅花如柳梢亦如一个个问号，清晰又杂乱地蜿蜒于雪原，消失于密林深处……

那些神秘的森林居民给予我无比的亲切感，曾使我怀疑自己是否会留在这里。

小小的脚印沉浮于无边的雪野之上，恰如我们漂泊动荡的青春年华。

我 19 岁便离开了我的出生地杭州城，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

那时我曾日夜思念我的西湖，我的故园在温暖的南方。但现在我知道，我已没有了故乡。我们总是在走，一边走一边播撒着全世界都能生长的种子。我们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既来则定，四海为家。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流浪移民。也许我走过了太多的地方，我已有了太多的第二故乡。

然而在城市闷热窒息的夏日里，我仍时时想起北方的原野，那融进了我们青春血汗的土地。那里的一切粗犷而质朴。20年的日月就把我这样一个纤弱的江南女子，磨砺得柔韧而坚实起来。以后的日子，我也许还会继续流浪，在这极大又极小的世界上，寻觅着、创造着自己精神的家园。

红领巾、蓝领巾的故事

夏的一日，阳光亮得晃眼，热风干爽。突发地就有了勤快的念头，决定翻晒衣箱。那箱子已有很多年不曾理会，掀開箱盖，杂乱的旧物扑来一股霉味。

旧物已很有些年头，都是百无一用却又舍不得扔掉的东西。我把它们一一摊开，晾在窗台外沿的阳光里——如我记忆的长卷一点一点铺展。我看见幼儿园老师的评语、小学的成绩报告单、中学的周记本、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章，还有北大荒的羊绒帽子狗皮护膝绑腿布家信……面对这些仅仅只属于我个人的历史文物，我确信自己已活得不算太短。

它忽然就从那堆东西里滑脱下来。几乎悄没声儿，如一片蓝色的云，飘过天际，荡过长风，擦过窗台，散发着一股遥远而陌生的童稚气息，落在我的脚边。

那是一条浅蓝色的三角形领巾。质地薄而透明，像是丝绸又像是府绸还像是尼龙绸，总之三十多年以前我就没弄清楚它到底用什么做成，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我仍然弄不清楚。不过由此至少可以证明它是个比较少见的稀罕物，来自另一个友好国家。它似乎比我们的少先队红领巾要大得多，尤其是两边的三角，细细长长的，围着脖子系上一个扣，领角两端便重重地垂下来，胸口如飞起一只蓝色的大海鸥，两只翅膀呼扇呼扇的，飘飘逸逸地拂出一片早晨的天空。

轻轻将它捡起，亦捡起多年前第一次系上它时的兴奋与神气。自然是只有学校的优等生才有资格被选送去参加社会主义阵营的少

先队国际大联欢。蓝领巾即是那次的礼物和纪念。很远的 60 年代初，也许更早。那个年代世界上有许多像我们一样刚刚新生的少年先锋队。

——老师，课文里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它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染的呢？我的一件白衬衣染上了鼻血，妈妈没时间洗，才几天工夫，血就变成黑色的了，像墨汁一样。可是红领巾染了血怎么会是红的……

——这是一个比喻。

——不，课文里没说这是比喻，它说“是用”，那么，战场上烈士牺牲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拎着一只桶在旁边等着接血呢？

——同你说不明白，你这孩子爱钻牛角尖……

我又问过父母问过同学问过同学的哥哥姐姐最后问过自己。我从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于是这个极其深奥的问题困扰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有关红色的神秘来历曾经那么强烈地唤起过我的求知欲，也许是因为我一直固执地认定红色是世上的领巾惟一的颜色。所以直到 30 多年以后我从脚边拾起那块略略有些褪色的蓝领巾的时候，最先涌入我脑海的便是这样一个令今天的我哭笑不得的记忆。

但记忆中的蓝领巾却依然鲜亮如初。

我第一次见到它的那一刻，惊愕地张大了嘴久久不能合拢。我从来没有见过蓝领巾。我从来没有想过“红领巾”可以是蓝的。那天联欢活动结束的时候，大队辅导员拿来一大把各式各样的领巾让我挑，那一大堆领巾中除了蓝色，竟然还有粉红色和淡黄色。五彩缤纷如一群彩鸟飞舞。我眼花缭乱手足无措满脸放光，终于清醒过来时便毫不犹豫地挑了一条浅蓝色的。我至今并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蓝色；后来这些蓝色粉色满校园飘扬，一时间竟掀起了一场五彩风暴，弄得全校不得安宁——也是饶有趣味的回忆之一。

事实上，首先是因为妈妈为我那天的活动准备了一条绸子的红领巾。我佩戴它走进学校时大概是昂首挺胸，难以掩饰自己的洋洋得意。这样非同寻常的骄傲吸引了老师的目光，没等我的红绸巾在

我的脖子上出够风头，大队辅导员便用一条布的新红领巾将它换走了。我甚至来不及伤心联欢就已开始。联欢的其中一项活动是各国的小朋友互相交换领巾——

那个时刻有一个面色黧黑、高颧骨厚嘴唇的小女孩向我走来。她踮起脚尖，细细黑黑的手臂环上我的颈子。我垂下眼睑，眼角的余光扫过胸前。我看见一条同我赠送给她的红领巾几乎一模一样的红领巾，有些发硬的布角往一边翘开去。我想我当时一定非常失望。因为就在我的旁边，一个高年级的女孩儿，在互相交换了红领巾以后，她竟然把自己衬衫口袋上别着的一支钢笔，摘下来送给了对方。于是，就发生了以下叫人简直不敢相信的事情——站在她对面的那个高个儿男孩，竟连眼睛也不眨，就把自己手腕上戴着的一只小小的手表解下来送给了她。这个恰恰让我亲眼目睹的场面在日后的许多天里一直使我羡慕得坐立不安。那个有着一头金发、白皙的面孔上散落着芝麻似的雀斑的小男孩第一次使我学会了关于“痛苦”的造句。这种与生俱来的人之嫉妒的恶劣天性，很快在所有参加了那天联欢活动的好学生中蔓延扩散，所有的好学生都一致为那只手表忿忿不平。这种愤怒的情绪一直持续到校长终于下令将全部礼物都收归交公为止。

同我旁边的幸运女孩相比，我自然有了强烈的受委屈感。尽管后来在大队辅导员把蓝领巾换给我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厚嘴唇的女孩送给我的布红领巾——在背后的领角那儿，居然用金色的丝线绣着一行弯弯曲曲的字母。这行无人能解的字母所带来的神秘欢欣顿时极大地提高了礼物的价值。大家纷纷猜测它来自与我国南方疆土相邻的那个兄弟国家。我把这条绣字的红领巾在手心里攥出了汗，但我最后还是把它还给了老师。

也许是为了我“赞助”的那条红绸领巾，也许是为了安慰我——那天的结局很辉煌，我得到了一条漂洋过海而来的，这儿从没人戴过的蓝领巾。

其实那时候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我还从没有标新立异

的愿望，但是我喜欢这条蓝领巾。许多年以后，我站在窗外的阳台上；手捧着薄如蝉翼、蓝似远天的三角绸巾，恍然明白自己对于大海和蓝天的向往，早已源于我的少年时代。

然而那个五颜六色的领巾在校园里神采飞扬的日子，却结束得过于仓促。很快就发生了一连串因这些“远方来客”而招惹的“风波”。先是课间操时许多人围着拥有这些蓝色粉色的“红领巾”的同学，好像进了动物园，以至于对哨声铃声都置若罔闻。发展到后来，竟有高年级的大同学在放学后，把戴着与自己不同颜色的领巾的人，围堵在厕所里、墙角下，蛮横地强摘下蓝领巾，抢了就跑。毕竟没有得到蓝领巾的人是大多数——我惶惶地想：原来别的人也都喜欢蓝领巾呀！

宁静的校园在那些日子里乱成一团。校长终于第二次下命令：不许在学校里佩戴除了红色的即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那种红领巾以外的“红领巾”。我本来就很担心自己的蓝领巾有一天会被人抢去，这道及时的命令便把我的蓝领巾送进了抽屉。后来最终又送进了封存的箱子。

学校在解除了蓝领巾之患后很快恢复了平静。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戴过蓝领巾。毕竟，我已习惯了我的红领巾和臂上的“三道杠”。

但是由于蓝领巾的出现，那个关于红领巾的红色来历，从此却越发地使我苦恼。我至今记得，我和那几个拥有蓝领巾的同学，在终于从老师那儿得知蓝领巾来自东德少先队之后，我们曾异常严肃地讨论过以下的问题：

——你们说，他们的蓝领巾是不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呢？

——当然是。他们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呀。

——那么，他们的烈士，烈士的鲜血难道是蓝颜色的吗？

这个问题难住了所有的人。大家互相看来看去都说不出话来。

想了很久，终于有个比大家都聪明的人找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告诉我们：